

橘

洲

文

集

橘洲文集卷第六

記序

識山堂記

齊魯秦趙未嘗無山也而嵩恒岱華又山之傑者焉以旃裘狗馬之膾洿之故士皆掩面南向四方上下仰觀俯察其心未嘗一日與山相忘也康廬如古有道之國歷聘者所願游受冠帶祠春秋禮樂法度從是而出雖樵夫野老亦可坐而論道與南方之山太抵不同也其山如步障左右開闔不翅四十里之遠如日月吞吐晝夜晦明之不測如鸚鵡變化氣象雄

蘇如雲起水湧而觀者眩惑此山之大藥也若夫朝  
雨新霽夕陽既收或翠如空青紅如丹砂綠如蒲桃  
紫如玳瑁五色隱現知山中有奇寶橫道也白雲往  
返知山中有仙聖群遊也山之不可名狀也如此殿  
撰高公大卿是真愛山者也卜居九江為山故也所  
居之後一坡隱然而高若天作地蔵以遺人者築堂  
於其上則廬山踊躍奮迅為吾欄檻中物取蘇文忠  
公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句以  
識山扁之余從公於四明郡齋實聞公說公真識山  
者顏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

後是山豈易識哉仲尼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先識此山而後質之於二子後世學者自從事於此雖酒掃應對進退未嘗不在此山中也問山之面目則相眎惘然甚或以爲誕幻則指歸佛老豈不悖哉文忠公一代偉人也其言若奏金石是識此山之面目者公方以功滿富貴相迫遂未暇言歸它時舉酒識山而山在焉安知蘇仙之不來也年月日橘洲記

山堂記

桂隱在平地而南湖綠繞其中斯堂獨以山名問山之有無主人不荅余曰山固未嘗即人也而人何事

即之豈以其駿極崇高似聖人特立不倚無異乎君子崖岸斬絕有垂紳正笏之象溫潤遠密如握蘭懷瑾之質隱然如戰國之士翩翩若濁世佳公子公可不即哉主人笑曰子言近之盍書以爲記余謂君知太山之寓於秋豪者乎夫日去地數萬里而一表可測方寸之鏡而萬象森列乎其中雖四方之山招之不來而吾此理麾之不去是故拳石皆山也竹光林影皆山也霜藤古木皆山也鳴禽上下皆山也山之所以爲無盡藏也如此而况於人乎約齋早以詩鳴其輝光發越之初如春山之有草木華滋也逮水落

石出如秋山，突兀見於林表也。自其學聖人之學，而爲君子有如山不動之力，方將施設注措，以侈大先王之勲。若夫辨說從衡，如鄉行公孫龍儀秦代厲之屬，如山之有橫枝，傍出吾不取也。或曰：山即如如體，也是如如之變。雷轉風急，學者烏得知之。約齊昔所盡心焉，作堂於斯，以志其得是亦仁者之意，可不敬諸。

淨土院記

淨土院成之明年，有比丘致其主檀越之詞曰：先兄彥成與二弟彥才、彥昌追念先君之恩，味報聞西方。

佛有淨土之說，九原可作，即棄其貴累鉅萬，建大招提，復從仙林妙空法師，齡公爲請於官，得廢額，以淨土名實先君之心。先君真不亡也。後十有一年，而先君歿，吾母在堂，以齋戒自居，一旦棄諸孤，合葬先君之墓，是考姓同爲淨土之歸也。凡鼓鐘土木之備，二弟克成之，施田五百畝，爲茆芻僧館，願求文以識其事。余曰：諾。吾聞孝子之事親也，有所謂志養，亟欲其親聞道故也。人而不聞道，雖生奚益，而死無以歸。如草木之在，入幸蒙培植之不幸，而爲薪樵者衆矣。世故可憫，而况事親乎？方孝子有聞道也，在其親遲莫。

之日任重道遠，烏得而見之？必求陞濟之方，庶幾無憾。豈不難哉！佛大聖人，猶不免於三月陞天爲母說法。慈氏亦從父母之國授道而歸。先聖有立身揚名以顯父母，皆是理也。故吾回向淨土之旨，以孝敬爲心。初，柳子亦曰：佛書有大報恩七篇，其爲心與孝經合。由是而知淨土不遠也。即二子之心，以求之。吾親在焉，而三聖人未嘗不在也。三聖人在，則山河大地、昆蟲草木，不離此土，皆能演說。苦空無常無量妙義，如師子王、哮吼如海潮、雲音如帝網珠，涉入無盡。此吾所以報親之意。先君王氏名元政，先妣徐氏三。



子即彥成彥才彥昌開山住持號智覺師求記於余者法權也余即橘洲老衲寶曇特書以示其家世之子孫云

與趙叔豹序

聖人論人以血氣爲主故自少至壯自壯至老有未定方剛旣衰之戒是君子與小人所養懸絕也土地山川均一氣也南方地煖北方地寒物亦隨之故有華實淺深之候是所受不如所養也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非謂細組磅礪於事物之外蕩然如空吾身所臨血氣在是猶爐鞴之於橐籥頽所用

何如耳。趙君叔豹以妙齡負雋氣，多歷世故，下豪不以累於人，有古節俠之風。余觀其文，時有可人意，所薦國子意，天未欲成就之，砥礪濯磨，待其氣定而後用之於世也。歲月易失，趙君當歸以孝悌治其心，以師友養其氣，吾將見其如百川東之也。其誰敢禦焉。

仗錫開四牕序

所居之東偏有竹漫山，破垣敗障，閒時撫班班而已。異日周旋其下，曲身低影，有若訴老饕者，為撤垣廢障，得地可以築屋，具畚鍤，除菑翳，夷高眇，下竹常若根鬚，連絡不能盡去，至是無一毫及茲地，疑有所約。

東以待人者屋成竹輩映四窓洒然如新沐忻然如  
自適若與人語故以四窓名之蓋與竹君共也山屬  
四明之中四窓取謝遺塵所記與過雲樊謝鹿亭皆  
是也

送退翁序

海陵古招提闕部使者許公拾遺以禮為介以詞為  
幣聘別峯退翁於甬東翁通知內外書為非虞人之  
旌也故行橘洲寶曇執其手而與之言曰置富貴貧  
賤死生於度外吾嘗學之吾師矣然病後世為人師  
者惰淫貪墨翁翁然與王公等出則車輿華好入則

燕處豐潔，豚肉衣襲，飯槁項黃，馘之士，以爲吾辱，恨  
不舉手麾去。一旦疾病，則巫覡雜進，龜食山川之勝，  
以爲死所，自謂超越出於度外。曰：吾師之學，蓋爲初  
機設也。吾何預焉？退翁憫此，而力行，故不與世合。今  
許公一代偉人也，閱天下士，爲不足復取諸林間。吾  
見淮山蒼蒼，淮水泱泱，祇一退翁，可爲吾道重也。行  
矣，自愛。年月日竹院寶曇序。

東山詩集序

不知貫休者，以爲能詩，而已。休見石霜，而有發明。余  
謂言本載道，而馳是誠。知言雖異世殊時，不可得而

磨滅子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是知厚蓄而深發  
務爲要眇雄渾之詞不知有道者之言豐而不艱約  
而愈淡與招擢胃腎珞琱肺肝者不可同年語也先  
公律師持律嚴甚早有詩聲於林樾晚益不衰後十  
有五年而此詩得以流傳公之猶子興化存公之力  
也存求余序引以冠其上詩不待文而傳也故爲之  
書年月日橘洲寶曇序

夢上人字序

得時之難與造道之難二者奚辨夫道與時一也正  
覺山前明星現時與少林三頓首其實一也豈獨佛

祖爲然。孟軻亦曰：孔子聖之時，而蒙莊有示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烏有異哉？豈獨孔老爲然？至於草木昆蟲，大小纖穠，生長蕃息，亦各有道也。而時在其中。正如優曇鉢花，吾不知其爲何祥也。而佛世珍之。昔人以況說法之時。其言曰：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吾不貴此花之難得，貴得時爲難。上人曇萼，名是誠其時也。予以仲時字之。先儒謂字以尊名，名以尊德。故男子冠而字，將責其成也。予竊有所望焉。上人得師，是初心之時也。出入契經海，是學佛之時也。舍而之，大爐鞴，是烹佛烹祖之時也。今其時矣。子其

勉諸

駱子玉序

君子無故玉不<sub>レ</sub>去身折旋步趨進退登降必以玉為節也玉聲和鳴則莊嚴端慤盡在其中易有潔淨精微乾有剛健純粹玉有溫潤縝密庶幾其類也是故君子比德於玉玉有恒德可以為圭為璜為璽為璧為盤盂之刻為宗廟之器均是玉也亦猶君子懷道抱德可以為賢為聖為國家之瑞均是器也可不敬哉世英先世所命名舊字德茂請余易之余字之曰子玉蓋玉者石中之英詩云尚之以瓊英乎而注云

玉也古有斷章之取子切慕焉子玉當佩先世所以  
名之之心而思今日所以字之之意求茶以稱塞非  
學而何子玉勉之

持晉翁字序

晉龍象不知幾何人也獨廬山遠與其弟持號稱太  
方之家其道將季孟天親無著而見慈氏老人於兜  
率宮中也故蓮社十八士皆志願同然之人後世企  
而慕之已非凡乘况親執鞭於左右前後也豈不偉  
歟持上人富於春秋其氣和平其心澹泊舊從南湖  
諸師執經問道晚歸普照故書山積將自來之是有



志於學者舊字輔道請易之橘洲余字之曰晉翁在  
易晉卦晉者進也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余  
欲進之以德而使自持至遠由今人以至古人近世  
經論之學廢學者不求諸佛意而求諸教乘如世飢  
人舍百穀稍粟而為吸風引露之舉其不餓而死者  
鮮矣吾意晉翁以師友為德本以佛意為心宗進進  
不休則吾言亦不妄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晉  
翁其勉之

跋高瑞叔詩序

詩之道廢久矣吾何取於斯雖然推原人情摸寫物

態無詩不可。凡吾喜怒憤懣無聊不平與夫天地山川烟雲風月星辰霜露之變蟲魚草木珠璣華實之富莫不畢見於斯。其閒雖工拙不同而古今取舍亦異。自建安七子涉唐李杜至起於吾國作者數人其音醇其氣和不獨紆憂娛悲馴致其學亦可至於道是亦詩人之遺意。高君端叔克苦而務深沉者也其學粹於春秋又能以其餘發為律詩。方其思慮營度若將交臂於造物之域危坐偃僂口吻聲鳴益悲及其既成光恠殆欲發現如是累歲幾三百餘篇君年五十余不知加以數年其富當如何也恨無前輩為

木沙三集卷之二  
之印證余非學者聞前輩論詩如此嘗謂君言矣君  
喜而使錄之以爲茶甘集後序

送道元一序

道公來都城北山諸公爭致之以其有佛學也道不  
可曰吾在西山時君有林泉食有薇蕨猿狖麋鹿五  
得教誨而鞭笞之我其歸歟以語橘洲子序以送我  
余曰來予以西山爲保障乎爲壘然乎始吾與子皆  
東南西北人同客於鄞亦適然耳使之在天下亦猶  
水行平地中觸山鑿空穿石穴地曲折萬變是亦行  
其道也世故波險曾水之不若故有倒行而逆施惟

水無心則公公則平平故無怨於人無罪於天後世以餘之心行禹之道天人混亂雖三尺童子亦得以疑我也鄞爲太夫士淵藪禪教都會公道之所礪砥子嘗游刃於其閒切玉如切泥是欲慰邦人之心而重以此去道方以自尤余以是知其心將與其學並行於世若公與不公自君子小人之事也吾何預焉

送瑞巖行者慶誠求僧序

荷屋授易於石林時余輩方吾伊誦書及其以詩鳴天下則余亦方學聲律暨訪道江湖行次康廬適太憲自湖湘來與荷屋俱余於是時始識荷屋已知其

佩<sub>之</sub>菴<sub>在</sub>券<sub>久</sub>矣。大慧歲晚學者迫趣如夕陽之澣，故衲父子兄弟相與屹立如諸法縱然各不相知亦不相到。大慧既沒鳥驚雲散其道亦復如百川東之。余聞荷屋之在青原行道之餘取所謂雜華以降性相經論百餘萬言自誓於佛前凡唱一言則一頓首投地如是累歲乃畢其事調伏自在而忘暑寒雖永明勤勞佛事中亦無如此之盛也。他日祖師分坐之地當有<sub>大</sub>書特書為不輕精進幢人天其敬之不疑矣。後五載握手丹丘城下首訪其故其言為然。別未幾復以書來求疏行者慶誠本書生子學書無成去。

學佛相從七年，瀝指間血書妙法蓮華，祈爲比丘已盈三軸，將宛轉檀施，子爲發明其事，以侈其行。余聞諺有之曰：隨師三年，誓效相似。今慶誠之聲已有笙鏞之音矣。其器亦有俎且之象，又能於十指端親炙靈山，故字有顏筋血如金色，經作青蓮華香几，在見聞無不蒙益。吾將見其爲叔世之瑞，一僧伽梨不足爲慶誠憂也。雜華不云乎：師子王哮吼，師子兒聞之，皆增勇健。餘獸聞之，悉皆震恐。子歸以語荷屋、橘洲，爲退三舍云。

跋育王僧圖二

黃梅七百，高僧與雪峯一千五百，善知識非謂衆數多寡，而爲叢林重輕也。蓋指人人皆龍象，而善知識者有以網羅烹煨之彼，如淮陰之善將兵，與吾高祖之善將將則異矣。譬若百川之水，雲奔電合，方七八月，其怒足以搖乾撼坤，及其東歸，則帖然安流，同上鹹味無它，此海有以吞之也。海則善知識也，百川其龍象歟。後世則不然，聚鷄道人，百十成群，動輒傲岸，一世不自，矜其虛實有無也。育王叢席有古風味，衲子誠實相向，而拙菴不以法欺世，不以衆驕人。吾將覓其於百千衆中，牢籠一箇半箇，續佛壽命，以振起。

吾太慧先師之道，二道人其速還也。吾切有望焉。  
古稱黃面衲子，以其寒瘁枯瘠，其中若無人，迫而視  
之，如深山太澤，龍蛇變化不測者也。近世返是其人，  
則翹楚其兒，則膚腴如佛世比丘，真若可敬，即之斥  
鹵也。黃茅白葦也。吾其謂何？今育王則不然。七百人  
錙銖重輕皆吾掌握中，過故其衆無敗羣之士，而爲  
其叢社皆不令而行，亦今世第一關也。圓上人實會  
中，仙陀入育王門，與育王鉢，只是未會育王，鄉談在  
心憤憤口悻悻要，走江西一遭歸來，定是勘破拙菴  
老子年月日，攝洲寶曇跋。



跋雪菴常思惟像

補陀大士像唐待詔左全所作也唐二宗幸蜀翰林待詔負絕藝者皆扈從而西故蜀成都太慈興聖寺有畫佛菩薩神王像充斥遍滿如鹿宛祇園之初集也此像在大慈普賢閣之後壁左左有一佛十菩薩圍繞說法閣之中又有八大菩薩像坐高尋丈兀然如山率皆左首傾聽謂之常思惟相妙絕動人亦全所作唐畫錄列全爲妙格上品蜀好事者亦知之予頃還鄉暇日挈諸友訪尋故處得善工摹寫甚真又藏箚中今以奉雪菴老子爲大士結歲寒香火之盟

也雪菴又欲誌其顛末敬爲書之

跋大慧禪師廣錄後

臨濟十二傳而至大慧其道愈盛吾意謂必數世而後中微不幸大慧一傳而數子皆早世火種旣滅遂使空愚貪偽輩奔潰捷出盜佛法名器妄言肆行使臨濟正宗流爲戲論賺誤學者墮大暗處雖慟哭流涕不足以信吾哀也大慧之道如中天之日方崇巖邃谷煙雲塵霧阿修羅手乾闥婆城此物施行之初或爲吾敵戲而且固自若也所謂崇巖邃谷煙雲塵霧阿修羅手乾闥婆城謂之日可乎方將蕩爲飄風

化爲飛埃，倏忽變滅。雖山河大地相與鼓舞，亦未足以快吾心也。大慧證悟廣大，不在巖頭雪峯下辯慧駁發，如出商陽太珠，閒殺活縱擒，與首山風穴無異。大畧如是，學者當自求之。若夫振祖克家，非一言可盡。嗚呼！先哲凋謝，後生無聞，斯言不忘，庶幾爲有心者。

跋幽詠

幽詠五言有建安士子風味，而老氣稍不逮也。律詩恨不多見，然亦不出江西季孟間。爾太鑑死，知既以銘其藏，復跋其詩，當時事狀失實，得此詩改正之。

餘因大書曰紹興盡菴實錄

跋趙君實知丞家李伯時二馬圖

神駿暇逸固非凡馬簡潔端靜夫豈畫者平生所聞  
龍眠宗士昔有四駿今爲六龍風馳電回跬步千里  
吾不能言似我君子春雨首宿天閑寂寥何時北歸  
隨霍票姚龍眠之孫爲澹齋趙居士作二駿馬神閑  
而志軼意頗有在居士以示橘洲復畀之贊輒取李  
君之意爲題其上云

橘洲文集

橘洲文集卷第七

雜文

跋靈源與龍門粹和尚書

靈源人品高甚一時學者無得親踈之或勸其少異  
之終莫能屈故晦堂之道得師而益尊也謂龍門粹  
如木父誠愛之之詞至死心則有六字之褒亦無易  
斯論及其以怒罵為爐鞴烹煨佛祖使如鉉汞流去  
猶不勝誅龍門則如秦舞陽負燕督元地圖有事秦  
庭求於易水生還不可得也描畫虛空如此亦非臆  
說唯吾先大慧知之

應真圖

深山大澤龍蛇之所都虎豹之與鄰麋鹿之爲使天人神鬼左右前後自童子觀之亦必以爲有道者矣况得不死之道一日四天下而爲師子吼者哉或謂滯空之人佛所麾斥重爲子所敬此理云何予曰不然大菩薩以悟爲宗以斷惑爲趣如王者之師執兵以伐叛其易可知矣若阿羅漢則從博地九夫直斷煩惱如徒手伐人之國豈不甚難予以媿後世空愚貪僞之輩無豪髮之長自謂了證詬罵先哲豈不悖哉故朴菴畫之於前而予跋之於後非爲几席耳目

之玩蓋有深激云

跋寫法華經

太慧在洋嶼時四方衲子從之游皆一世英雄時太  
青老子亦在其中也大慧意欠風雨鞭笞龍象一夏  
十三人如錐處囊皆穎脫而出余恨不能如毛遂捧  
盤歎血招十三人於堂下也紹興末得預千七百衆  
中龍蛇混殺已乏當時之盛每懷洋嶼師友心嘗悄  
然後二十年見太青於四明此恨方雪太青端靜簡  
潔者也機不妄發發必中的世方以衆驕人而師寂  
寥空山殆與草木俱殞有智英者事師久之嘗曰吾



師之心不敢聞吾師之訓不敢墮一旦漚十指血書  
妙法蓮華以賈僧伽梨其志可尚巧一語爲證夫天  
人所難捨者一身一身所難忍者苛痛也子能忍之  
置身於吾法中異時頭目髓腦皆法檀度行矣必有  
聞絃賞音者年月日楮洲書

跋羅漢圖

阿羅漢即佛世比丘也而處巖阿石室譬諸龍蛇虎  
豹而得深山大澤豈不偉哉方其學佛時不本先心  
而行間道如揚墨未嘗無聖人也而孟子闢其偏鄉  
原未嘗無中庸也而孔子惡其似此比丘得擯於佛

之義亦或近之。雖然如人不持一兵而能伐叛是亦  
豪傑之士也。唯佛一人而能斥之傳上人以筆端如  
約三摩鉢提爲宣鑿師幻出十八木比丘像或謂像  
非凡案物余曰不然余方隱几眎之若將高出其右  
是亦佛意也。畫有層巒疊嶽蒼崖翠壁如斲如削如  
地湧如天成恠石古松猛獸竒鬼如搏如噬雲深石  
邃水流花發如府如庫爐香茶竈章奴執侍如起如  
伏曲盡古今事物之妙像有一人側持如意而翹足  
坐者一人跨青牛而出山者二人臨水經行而意若  
容與者一人坐觀飛瀑如受嘒霧者二人看狻猊而

欲撫摩者二人觀降龍而起慈心者一人據石梁坐  
寶几握白拂觀炷香者一人現月輪相而入禪那者  
一人行前如訪入定者兩人執麈尾若論議者兩人  
仰舍利而致敬者一人撞鐘閱經者一人持不環錫  
而伏虎者總一十八士錦囊玉軸而襲蔽之寂照皓  
首厖眉曳栗色伽梨時出此畫余嘗於十八士外以  
真阿羅漢目之寂照爲大醫王有起死之術今十八  
人在吾掌握中其病皆衆豎拱手不知寂照何以起  
之年月日橘洲寶臺跋

跋南堂語錄

伏讀南堂語，至與圓悟師翁相見處，如人家父子兄弟談笑傾瀉，初無許事，又喜二老暮年相從也。如在祖峯，無異骨節毛竅，無着懼喜處。一人灼艾，一人有撓先筋斗之語，同時爲古人不覺淡墮，如兩平生未有如此傷心也。賴有露柱墻壁爲我證明，嗚呼佛祖命根一涕之所繫也。讀者識之。

跋淵明歸去來

晉無文章，惟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嘗誦其詞，讀其詩，知其賦以田園丘壑琴書親戚之爲樂，曾不一語以及當世盛衰與黃老虛無淡泊之論及吾身用

不用之歎是誠有道者也一篇之旨惟倦飛之翼無  
心之雲盡之次山親在堂念歸之心無以自見遂圖  
歸去來辭於一榻之上庶幾夢想以之次山端人造  
物當肆其歸若淵明之心開北窻以求之不遠也張  
君爲書其辭於上竹院輒題其末云

跋李僉判觀音五藏

人生一夢耳吾方夢游堦率覩莊簡公人品英特真  
夢中天人聞公初夢古滕時僉判提舉君正墮夢境  
二季方學夢也以夢綺綉作夢佛事扣夢示現自在  
法門後四十三年視之真一夢也獨一李磐菴在得

非夢乎異時夢為疾風為迅雷為蛟為鱉為龜為龍其夢果安在公再夢踰海僉判君夢入僖庶侍公幾年一夢竟不返猶可哀也僉判夢以文章數為世斯文殆早歲以卓絕如此不知假以數年之夢當如之何古人夢中說六波羅密與此同夢若夫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兩楹吾莊簡公正在此夢中後報慈菴寶陀道人再嚴像事得此文於像腹中以示磐菴磐菴涕淚復作夢語以贊大士無媿伯氏之文即以此文藏於家屬余說夢以告君君以下世世寶此其猶昨夢云

忠州吳評事墓誌

忠南春秋巴子之國國最小介楚蜀之間諸侯卑之  
至兩漢時爲郡土地肥衍水有黃金山有麝香鹿茸  
之屬四方多徙歸之吳氏自襄州來吳媚太伯之後  
不知其遷於襄復幾世其先有攝鄧都令者高祖某  
曾祖某祖某皆隱居不仕行義聞於鄉世居郡之折  
桂坊考某始遷今藝江洞池之長樂山自號長樂山  
人舉進士無成去學武三預薦不第卒老於家生三  
男君其長君諱某字某七歲即吾伊誦書二十能受  
射三十能百金之產先君得與賓客觴豆燕笑無缺

供父子兄弟怡怡愉愉實盡其力晚屬疾不去枕藉  
君扶持在傍藥必嘗以進至溺器亦出其手先君撫  
之曰吾死矣汝之子報汝當如是不幸先君屬續君  
哀毀瘠甚既喪廬於墓者三月一日三臨膝行負土  
日以封者三食粟不過數合僅屬息而已母喪亦如  
之君起家艱難豚豪髮之義謂可賈而有凡人之疾  
病喪葬與貧不能嫁婚雖藥貴如丹砂金貴如玉飾  
貴如簪珥悉與供具歲飢則畀之食有暴骨於野則  
爲木冢以藏之又多閱人士有未遇嘗舍館於君後  
皆有名於蜀喜飲客酒酣自度曲激越可聽乾道戊



辰卒年六十三以淳熙某年葬於安樂鄉昌池之原君天資孝友故能不悖於道嘗讀西方之書從真如長老一公遊聞生死之說至瞋不亂娶畢中冉氏生三子次舍爲比丘長季皆能克家如如孫三人方從學四方未艾冉後君一年而卒孫女季尚幼比丘某多歷叢林見知識而有聞者今年載南以歸以鄉士人袁炎莊從吾爲方外友請銘於予銘曰孝友近乎仁取舍近乎義有子有孫是爲仁義之施更千百年陵谷變遷無易斯位

雪林彥和尚塔銘

續翠之道至。晦堂蓋嘗晦堂一傳而爲靈源死心死  
心峻如雷霆。靈源蓋端重簡嚴者也。以是而爲法授  
受四世而至雪林老公公。見慈航。慈航見無示無示  
見長靈。長靈見靈源。是爲黃龍六世孫也。公未生之  
夕。其母夢有子跨白馬而西。黎明生。公公少異於群  
兒。而質警敏。從鄉先生誦六藝終篇。即乞身於父母。  
投郡開元。泗洲爲比丘。時真歇領千七百衲子於雪  
峯。公造其席。未幾出。猶有謁佛智於四明山中。聞慈  
航少年精神折衝於二老。徑往從之。自投機以還。二  
十年與之俱盡。慈航而後已。蘇五峯出世。閱十五暑

寒有力者屢挽之公坐不動一旦爲廣慧而出嗣秀  
王聞其風以仁祠致之哀慈航爲古人歸守其塔幾  
年再住廣慧至雪竇終焉公磊落人天資夙與道合  
余嘗執其手與之登高臨深雖千仞之淵無極之崖  
婆娑其間不見其顛隳悸慄之狀識度深遠不妄與  
入文交則示人以肺肝精通內外書出語奇峭亦不  
以介意唯衲子不堪其淡泊望望然去之公談笑自  
如嘗謂余曰我豈以佛祖爲奇貨而求售於今人也  
示疾之日其徒以醫藥進輒舉手麾去頽然如坐深  
定中公泉南人俗姓施名僧彥壽七十有一膺五十

有七圓寂於紹興壬子八月二十日。後七日全身葬于東塔。余公友也。銘其塔爲其銘曰。

右明覺之室左雪林之藏。人天敬之。其敢志。

祭史魏公

惟公以道德忠孝之資。受社稷安危之寄。致父子於堯舜。委成功於天地。壽考百年。是爲報施。房元齡有征遼之卹。魏鄭公啓正觀之治。世雖後先。心則不異。草德順班師之詔。神予其衷。論符離必敗之師。吾寧去位。汲汲將母。皇皇治第。煙雨層簷。六見蒼翠。孤雲無心。與世軒輊。三命偃藩。揮手復至。上方圖而人所

魏州志卷之六  
嫉忌再相司馬，一定國是。君目賡歌金石，聲氣古今。維垣一人而已，決志投老，以全其天。藝圃舍後種松，檻前坐待伏苓，身輕鶴便，未病三日有入夢焉。星冠綉衣，竟從此僊。邦國殄瘁，泰山其顛，云誰之思？有淚及泉。昔與仲弟彛公愛憐，在門下士識公，最先早以道合心期。石堅世益凋落，情隨日遷。公今古人，我亦白顛。一慟求訣，公無棄捐。

代護聖祭史魏公

惟公結三朝之主，知正一代之師席。建萬八千歲之基，鐘二十四考之實。堂堂乎公，稽古之力，眷我靈山。

益見晴窗從黃蘗以論心笑平原之縛律草木何幸  
均蒙斯澤受恩之地終始全璧夫人不言言必有獲  
公今云亡論報無日一香以奠涕淚橫臆

祭交友文

我昔與公有太緣契富貴寂寥冥不並世七年定交  
孰控其制我非夢人公夢相繼情固有異無心則同  
是故古人託於夢中公之精誠如聆鼓鐘公之器識  
如瞻華嵩半生倦游保障間里青春故園錦繡肝肺  
我老巖壑念公如醉斷鴻經年尺書不至人傳訃音  
忽墮我前寐不交睫食不下咽謂是夢邪聲在耳邊

謂非夢邪道遠數千浮雲散殊人莫不死死而獨存  
黃壤無幾云胡蒼天奪我君子遂令世間金壁泥滓  
白首揮涕其誰與歸病孰我藥寒誰我衣冤苦無極  
死生別離蘭玉庭戶植自公手蕙帳猿鶴出自公友  
八極曠蕩竟無不知一香以奠公無我違

祭潘經畧文

字德鄰

斯文故家金玉一節至先君子伯仲奇傑譬諸火傳  
公益發越是故靈物誠哉不欺如室中劍其光陸離  
彼不求售而人自知有探其源我自問學吾不釋梵  
亦不伊維願行何如期至先覺衣綉持斧騷馳電旋

鐫鑿太吏如童小鮮五羊洞庭白波黏天公至之日  
民物安堵海蠻洞蠻亦爲吾護跡地險夷不私喜怒  
尺一之詔待公有爲大君賢相新舊一時勢不可挽  
去如鷓飛歸來鏡中白髮無幾春風故園花鳥驚喜  
親朋更酌草草壘洗亦有鼓吹絃歌舞雩亦有俎豆  
左琴右書鍾玉陶謝頗廢枝梧聲高華嵩身屬夢寐  
云胡正入天不憖遺遂使貪夫號餐一世曇也下士  
弟兄受知取我故書月林細窺拊手謂我光明可期  
姜山幾年著脚方外無何渺瀰竟墮苦海報慈之招  
公意有在使者三却畧無色辭白金緘封惠我茅茨



歲晚一飽心知所私豈無它人翻覆雲雨我恨不能  
代公死所青燈總悻何日晤語涕泗橫臆終身別離  
八極曠蕩竟無不知矢詞以莫公乎一歸

題光孝蠲賦賜田碑陰

崇寧中有詔天下郡國初崇寧萬壽禪寺仍賜田十  
頃政和改曰天寧萬壽爲天子萬年也紹興 太上  
皇帝特賜睿旨即天寧萬壽改賜報恩光孝用嚴永  
祐神游昭聖孝也屬四方多事賜田蠲賦如故間遇  
郡可否而固自若也隆興改元皇帝即位之三載命  
今少保榮陽郡王爲汝海制置使守明州政清訟平

盡免賜田之賦。淳熙皇子魏王開府亦如之。後五年  
榮陽冢嗣今制帥殿撰來鎮是邦。莅政之初問法有  
無首與蠲放於庫後先可以觀政也。政有本末有小  
大唯學者能盡知之。古之人學古入官學所以爲政  
也。政關天地繫社稷董生靈之命而休息之山川鬼  
神草木禽獸莫不賓服。故政所以爲道也。道即周公  
魯公父子相與受者。至漢蕭曹之治齊民有清淨之  
歌亦或近之。今殿撰以寬厚致廣平得榮陽之體而  
行吾之志將見其報政而羽儀於天朝不遠矣。某敬  
以三牒刻諸琬琰永爲山中無盡藏云。

碁說

弈數也。有消息盈虛之理而仙者志之。仙家日長亦足以自適。故爛柯嘔血之事傳之。今古後世不本其學以勝敗從事。雖小得喪而利害在乎智中。隱然如深讎。如大敵。面熱汗下。不知其為涼軒燠館。清風白日亦幾於博也。豈不悖哉。雪堂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其道蓋是也。蘇弈士世於弈。氣象不迫。無敢嬰其鋒。吾聞國中有趙大夫游於聖人之門。蘇曰。吾師也。下此則吾友。其言若是。又能以暇自吮墨。為梅如補之之清。如花光之老。皆可賞識。蘇游於王公大人之

門而貧尚徹骨蘇不以術自售而吏部岳侯知之屬  
余在西湖之陰求一語爲贈余不得歸弈士名丈年  
月日說

香說

香有益於人多矣方事物膠擾萬慮紛薄能於靜室  
以菽焚之則愴然如憑虛御風澡心浴德者故昔人  
以香降神釋氏有聞沉水香而悟道誠不欺也香出  
海岸之國其來既遠價亦不貲往往幽致之人或不  
能置今此香皆沉檀箋乳衆香集成得高人勝士製  
作之意富而不豔清而不寒書卷琴張深禪雅燕皆

此香發越之時也。竟雖不敏，願與好事者共之。

跋王太鑒塔銘

某頃在江南時聞太鑒老且病病且踳跚矣。心實哀之。既又聞其死，死者如草木速腐之道也。安得永長存。復重哀之。後數年見其子惠慈於千文巖。忽忽哭之。未暇問其它也。今年冬過古涪道院始獲見斯銘。嗚呼！大鑒其復生乎？初以圓悟密印摩頂於前時。未則少陵淵明交臂於歲晚。此春秋之法嚴如日霜可畏也。甲視子厚大鑒諸師之碑，不無月影春容可喜之態。請從道院刻諸石，以示徐君掛劍之義，以爲斯

文不朽之傳云

嵩希表慶壽致語

舉端午所生子竟大其門去甲寅如許年復產于佛  
極人間之盛事修林下之高風七十平頭喜象龍之  
冠世三千屬客致冠蓋以如雲櫻笋正繁於莫春俎  
豆未妨於勝集某冰霜勁節風月曾襟曳 伽梨於

象中爲持律者上座見陽秋於眉裏時得句者有之  
謂把茅之累人指一菴而歸老碧溪繞屋合鷗鳥以  
同盟清曉巡簷索梅花而共笑宜臻眉壽燕及吾廬  
某棣萼聯芳竹林並駕惜良辰之易失結善頌以何

詞廬草當年許宗雷而入社挑蹊今日知禪律而並  
行某等技在伶倫飮觀殊勝輒陳口號用贊華筵  
七十如今得縱心孤雲已復罷爲霖種花蒔草真吾  
事抹月批風慰客襟坐上唯餘雙白玉囊中不畜一  
黃金要知老矣關心處無限清風對碧岑

寶雲致語

梵宮成列無越寶雲之故家邦人至今知有鷄林之  
古佛寶斯文之冀北震太聲於斗南自劫火之後而  
樹王先成歷國朝以來而人物尤盛譬諸琵琶琴瑟  
必資妙指乃發至音草木叢林雖曰無情亦知所向

修一堂之壯觀閱數世之宏規。蟠螭暈飛欲上干於雲漢。迎陵清徹將遍蒲於人寰。寶雲講主法師塵外孤蹤林間老斷接龍象之步武。繼鐘梵於晨昏。輪奐一新。咄嗟而辨。朱明在候。方鼓吹於薰風。緇白臨筵共徘徊於花雨。及其人高情翦翦和氣融融肯同蓮社之清游。是亦靈山之勝友。某等敬覩殊勝。職在伶倫。不揆無才。輒呈口號。又見南風入舜絃。幾多龍象正差肩。一堂絕出雲霄上。萬口齊稱古佛先。身坐猊床如大寶。羊塵麈尾極重玄。鄮山鄞水人長在。總是吾廬不計年。



贊應宣教真

我觀古人正是此樣彼雖不言孰敢近傍豈無和氣  
春在疊嶂豈無軟語矢在絃上故其子孫孝友直諫  
七十七年水月鏡像云胡至今袖手相向於戲是謂  
善人云亡與靈山同一趨向者也

贊佛智禪師

溫潤縝密有大圭元璧之象暗鳴叱咤得烈風迅雷  
之實正吾家全盛之時有一人向隅而泣不是曹溪  
定應少室掃蕩家生一物無帶累兒孫赤骨律

術者楊世茂求

頽然而長眉脩鬢蒼蒼有古游俠之氣無他摩土之腸  
折衷吾心喜爲人物之論笑開俗口發爲書傳之香  
如射者之必中能盡入之所藏一毫不義而不取半  
世無家而不忙恐人以生死禍福爲虛誕故自談笑  
脫畧而坐亡至今有誦世茂者爲之雪涕後世或謂  
予言之可增損請置千金於座傍

橘洲文集卷第七

橘洲文集卷第八

榜疏

別峯和尚住雪竇疏及茶榜

住雪竇好住翠峰好老子當斷自甯中爲法來耶爲  
床坐耶此行殆出人意表無愧於東山直下四世望  
之如西湖雪後諸峯但得心同道同生處同不論佛  
界魔界衆生界某人聲飛吳越價重岷峨住海門國  
逾一十有二年肆灑瀾口說八萬四千偈如山岌岌  
有陳堂堂與其踞滄波而擾蛟龍孰若依蕙帳而友  
猿鶴衆念猗蘭之世莫一現於優曇計非師子之家

當盡搜其種類，歸來及早慰我同門。

山中有喬木萬本，飛雪千丈，真故老之家。竭來爲沽酒三升，無金二兩，肆秦人之禍，借東風之快，便薦北苑之新盃，喚起瞪瞶，爲伊灑雪，恭惟某人口香，楚水眼老，吳雲滄盡，揚子江心之波，不作天下太瀉之夢，痛掃除於諸病，雖噫欠亦生風，蟹眼一翻，笑捧爐之安用，羊腸百迭，戒覆車之在前，眷此輸誠，幸臨毋却。

台州光孝遠和尚開堂疏

少室九年示辛苦艱難之狀，黃梅半夜有光明盛大之傳，是張本於斯文，用服膺於前哲，三拜不移於舊。

位一香願供於先師吾其敢欺法固如是某人笑花  
眼孔掣電機輪行天下見前輩庶幾無愧古人詣道  
樹轉法輪胡爲久默斯要登須彌高廣之座後師子  
嘖呻之音人天儼臨霜露垂熟起積翠曾太父願不  
偉歟彼德雲老比丘正好歇去仰祝南山之壽少紓  
北面之誠

興和尚住明州天寧疏

佛法無入吾固爲之墮淚王臣有意公亦自可捫心  
如鸞膠而續斷絃無鼠穴而齧窶鼓其人寒巖之子  
佛智之孫人皆想見風流誰不責備家世門當戶對

遠親不如近鄰，坎止流行，三步只作一跳，願垂高誼，以副輿情。

請尼長老住聖因疏

雙林滅後，大愛道尚無它少室歸時，尼總持其已徹，堪受灌溪之拜，不負瀉山之機。古稱所難，吾得親見其人，具旃檀種性，有師子爪牙，黑竹篔簹下，不疑老和尚，舌頭金色，光中是真善知識，任處瞻雲林之勝踐，屈象駕之垂臨，委羽山前，振起堂堂之陳，散花天外，更收將將之人，憑此一燈，用嚴萬壽。

請延慶講師茶湯榜

春風啼鳥許伊消息真傳夜雨寒螿只此工夫誰到  
屬歲華之婉晚副江國之平章其人絕代風流彌天  
聲價掃除文字五千卷親見祖師抱負月團三百規  
淘汰學者起信堂中冥坐雨花筵上春容惟四明宗  
旨乃先師得之俟一菴歸來而此恨方雪

舌本瀾翻攬百川爲酥酪耳門空洞吹萬籟作笙簧  
是誠三折肱之醫聊伸九頓首之敬其人如黑石窰  
中邊皆甜與赤旃檀臭味相似歷數舊遊人物實諸  
故壘山川師今一人我無異說老生塞口別試囊中  
之方新學填門更須度外之置



請妙智講師疏

因佛語而得佛心，故無異說。自吾師而至吾友，皆以斯傳。當木槁灰寒之秋，望海涵地負之寄。芟具草木臭味，據龍蛇所居。自學海波瀾中來，知義天星象無極。大興鐘梵，用震盲聾。喚起月堂二老，本一家之旨。親從普照四明，見百代之宗。看取花飛，副茲物望。

尼長老住戒香疏

我自懶惰，佛雖五障十障，奚爲渠方。豎起眉，要一人半人悟去。斷妙喜世界，則易透荆棘叢林。則難心期所臨物論，在是其人。如衆花薈，蘊師子頻呻。末山

親見大愚季孟奔雷之喝灌溪曾得半杓胚胎劈箭  
之機在古人則有餘蓋後世之未見嘗聞履蒲所至  
突不暇黔敢冀雲臨先師肉猶暖在

請講圓覺經疏

昔在吾廬先師季孟間尚可槩舉歸從江國後來游  
夏輩不措一詞方泫然涕泣之餘有鏗爾含瑟而作  
一時鐘梵不異大方之家四海見聞猶吾親證之處  
幸逢畏友得滿心期某人半生掩關兩眼如鏡掃除  
傳疏之學斷自淵源中來指此經類雜花而不繁如  
導師入深定而方說益堅晚節發此大機夜雨無人

屬天龍之俱在虛空有口吞佛祖以無餘夢覺他山  
神馳法席

請嚴和尚住湖州精舍疏

佛法鼓行而東登是選者皆俊傑道德蘄然在上竊  
其似者皆妄庸唯黃流明月不可同年而美玉精金  
自有定價其人渠渠蜀產落落南詢向大爐鞴以翻  
身吞栗棘蓬如食蜜眷古上強之精舍有鄉先生之  
舊題想見神游正煩公往異時賓主屬人間第一流  
今日雲山發造物無盡藏

請德和尚住象田諸山疏山門疏茶湯榜

正法已遠，異端競興。再吹不燭之燈，爲作重光之運。惟彼上人者，親從道場來。其人頓悟心宗，善入佛慧。昔年袖手觀支離，踈攘臂其間。今日逢場拈鐵蒺藜，當面便擲一空。蕙帳來據繩床，不須猿鶴驚疑。站着龍象，蹴踏。

象耕鳥耘，有虞氏之田。無故雷厲風發，古臨濟之機。宛然雖物，是與人非。尚神游而夢想，願茲妙選。宜有異人，某人得少林一枝，分諸方半座。莫憚歲晚，深辨來端。蓋一把茅果勝屋簷，幾許奮三尺。冢掃空魔說，無餘幸。即主盟無勞，固避。

喚回春睡萬壑松聲入鼎來漲起午潮一天雪色爲誰好壘霞痼疾或慣薑鹽雲月肺肝不舍藤笏某人來從閩嶺親到建溪陰谷陽崖飽諸水味蒲團禪板不作兒癡自然腋下生風管取舌端具眼起來原夢多二子之神通驗取捧爐有一時之賓客伏惟降鑒俯登芥誠

割蜂房而得髓中有花王腐鴛粟以成雲豈無童子全勝酥酪安用橘皮雖風流各擅於一時而明月可同於千里某人法惟一味價在諸方明珠白璧豈暗投以毒藥醍醐親曾下口敢要雲馭來主東田行看

現座天雨四花，佇聽雷音地。搖六震聊伸，菲薄願賜  
寵光。

請宣和尚住常樂疏

大江以南無復三十年龍象，窮髮之北尚餘九萬里。  
鷗鵬亦足以張吾軍，故難得是佛子。其人笑花眼孔，  
掣電機輪，不墮諸方網羅。遂為群衲冠冕，屬海山之  
無事。春在纓頭為佛法，而一行價增。宇內痛掃野狐  
之窟，少慰邦人之心。

越州光孝禮塔榜

故壘山川屬東南，一都會舊游人物多。晉宋古衣冠

有佛祠千百家如寶林一二數塵埋浩劫誰遣此山  
飛來雲濯浮圖衆疑從地湧出誰人識許元度夢裏  
翻身忍死惟彥法師臂端有眼捕半空之突兀成九  
級之莊嚴邦人有來莫之歌後世謂兩生之塔一錢  
雖薄積施良多未能一年三百六十齋誓畢此生八  
萬四千拜輪臺戶牖重開帝網之光輝鼓拔鐘魚將  
復雲山之舊觀儻逢開口會有知音

馬道人造菴疏

京華年少棄黃金真如泥澤國秋深頽白髮恍如夢  
驚馳午影笑指息陰一菴占勾曲之陽終身入司命

之室偶逢流水信脚出山而來頗怪秋風隨後卷茅  
而去經營縛屋準擬盛書雖無五千言老子之龍要  
跨十萬貫揚州之鶴會逢青眼當爲點頭

育王僧供疏二

廣南有鎮海明珠山川增重濟北用倚天長劍佛祖  
潛蹤遭二妙之同時借一帆而航嶮浮圖尺五放光  
射入番禺英衲半千空腹吼爲獅子快須垂手會有  
賞音玉几峯前闕神龍之窟宅紫金山聚燦舍利之  
光明即此是太方之家何殊見現在之佛水雲亦百  
去黃梅之席無多道里數千知舍衛之城不遠巧



鉢和羅之飯，慰幾年寂寞之濱，且爆冷灰福歸有地。  
觀音建三門大殿疏

寺占湖西官居舍北得一面叢林之秀粹，恨十年歲月之蹉跎，今將効獨蠶以成絲，庶幾若先師之具體。重門臨水藉瓦影以蔭魚龍，大殿浮空放毫光而來釋梵卷茲勝事，會有知音壯普門示現之場，後邦人廣大之福。

圓大師住菴疏

春風啼鳥曹溪消息甚真，夜雨無人華藏寂寥亦極。其人眼明優曇鉢花身染闍浮沉水本夢菴鍾愛之。

子盍返吾廬，與靈運定交之初，豈無宿契，不離樹王，而陞此座，便從口角而放光明，三度扣關，密受雪峯之託，一菴投老，始悟瀉山之機，毋用繁詞，幸垂領畧，川行者求僧，疏

涉江漢而入都城，動幾萬里，自草茅而承雨露，費輒數金，益知世故之難，有懷鄉國之舊，歸來及早，要覓浮圖合尖報施，有期當在袈裟著體。

台州祈雨疏

天地有生成之功，物皆仰止，陰陽士乖沴之氣，人為之致，此千里無辜之民，均被一時不雨之患，方祈

悔過無越洗心敢虔扣於真乘輒上干於崇聽伏願  
佛慈廣被帝意潛回驅策群龍大霑霖電之澤包羅  
萬彙同輸鼓舞之誠誓以捐軀期於報德

啓重明節疏

河清而聖人生慶逢盛且堯老而帝舜攝會見明時  
仰憑西竺之文上祝南山之壽

皇帝陛下恭願過太椿八千歲求覆斯民盡華歲十  
三重復還舊觀

延豐院藏榜

石佛地靈唐朝寺古左昇霞而右蓋竹山近吾廬南

鴈蕩而北，天台門連勝踐，有法輪之草初致，經卷之塵埋，使此福林，負吾檀施，時惟樂歲，明年又勝，今年事出無心，小葺易爲大葺，會天龍之圍繞，合鐘鼓之鏗轟，珍重瞿曇流出悲雲，願海喚回大士，罷拈拍板，門槌，既是逢場，何妨援手上延，春筭下福斯民。

寫法華經求僧疏

成佛之令，蓋起於吾國中，度人之緣，是最爲勝，福聚是故，刹帝利種不生，旃陀羅家，惟濁涇清渭不可同流，而方服圓顱，遂可入道，故我置書而嘆，得無投劍於人，七軸蓮華，瀝盡指間之血，九重雨露，疏爲世外

之思未能學古而騎聖僧實欲從今而報知己

瑞巖蓋僧堂疏

歷數諸峯總先聖群遊之地喚回老子明主賓互換之機著得七間十三架僧堂方稱一日十二時禪宴昔蛟龍不敢正視將燕雀來賀新成惟廬陵故侯家乃荷屋太檀越可以辨此無勞遜詞以天台為福林名動四天下請祖師作印證量等五須彌

四明天井砌牆疏

突兀蓮宮繼鼓鐘而卒歲蜿蜒神物為山川而出雲掌澤及於下方已聲蜚於上國有樓觀暈飛之狀之

垣墻外護之城行地，四十尋石柱飛簷而聖漫，其壁  
費錢三百萬，朱門華戶而等運其心，幸吾事之圓成，  
爲福林之壯觀。

化度牒疏二

一僧伽梨先佛亦不易，致大丈夫事古人之所難能，  
幸疏息雨露之朝，是脫袿氛埃之日，家徒壁立，雖積  
塵成獄，以何詞身是道場，誓擇火焚香而論報。

續如來末劫之壽，如優曇花，佩禮部護身之符，是真  
實義利那便好成佛檀越，於吾有息誓將福由，即向  
心地。

贊高卿父從政

氣高如華嵩志趣如王公其重厚也如此孰知其爲  
屢空吾聞居士京華人也處江南之俗一味春融非  
能徯仰於一世是亦敦龐有古風天將以畀其子使  
詩書家世如公心地永昭晰於無窮

贊趙君實

服道士之服若嵩華之隱者衣縫掖之衣而反先人  
之故廬認老子五千讀聚鄴侯三萬書龍蛇變化只  
俄頃夫豈斯人之徒歟

榻洲文集卷第八

橘洲文集卷第九

榜疏

請寶雲瑩講師疏

昔寶雲有大弟子如渥注出雙馬駒自天台薰知見  
香若猗蘭脫衆蕭艾當後世寂寥之際知阿師付授  
之難其人既以心傳不爲塵累通歷雨花之肆親出  
累金之爐鶴髮霜眉受道人卒歲之託晨香夕火致  
居士華封之誠衆所歸依公無退轉

披長生庫求度疏

道固長遠世方棘艱哀十人之同心積衆塵而成獄



譬如農夫合耦以相助非同賈豎乘時而取贏成佛  
不論後先入道却有次第異其人則遂為無盡寶藏  
論其報當踰妙高山王我方缺然誰不知者視黃金  
如土苴會有知音為白足之沙彌方堪報德

鴈峯九夏會疏

十八生大士乃今君子鄉人六百年道場為故善薩  
龍地慨叢林之凋謝雖猿鶴亦凄涼豈無一弛一張  
之時以起三沐三熏之歎粥魚齋鼓諸方飽而通悟  
飢禪枚蒲團衲子驚而通悟喜願乞太倉之餘粒以  
成佛國之衆香作此願林同歸福海

宇文吏部母夫人生日疏

北斗在天之中，輟一星而臨照西方，有佛見在，具萬德，以莊嚴慶逢，慈姥之示生，敬禮寶山而爲祝，伏願壽山福海等，願力以無窮，智山法牙與心王而常住。

明州南城普照河塗田疏并序

本院去城十里，古松流水環繞其居，真四方道人問學之地，主是選者代無其人，於是寂寞荒寒，食亦不備，士夫爲之憫惜，龍象爲之興念，近者大江之濱，有塗百畝，隄障耕耨，可爲良疇，比請於官，得之，尚爲菰蒲鷗鷺淵藪，適逢幸會，成此因緣，隨喜。

見聞皆吾檀越願垂開允報施無窮

城南寺古不聞七里之紛譁冀北群空真有一經之  
芻秣垂食簞而過午致如意之生塵誰共寂寥法當  
勤苦文書可致許占江界之泥塗耒耜無從得貳屋  
頭之春雨借居士屈伸之臂寬道人哮吼之腸一飽  
自今皆爲蒲塞之供千古不動永作旃檀之林

墊江藏經疏

墊江巖邑真如寶坊有布黃金祇樹林無淹黑豆老  
和尚斯文缺典後學無聞惟閱五千卷印板打就之  
書去蜀一萬里鯨波不測之險良辰易失快便難逢

借居士一帆風爲此邦無盡藏摩沙老眼不學入海  
筭沙之流領畧微言會有得免忘累之士

新寺浴院幹大殿

自塵中來分爾比丘半勺之水至寶所已見吾老子  
一尋之光豈惟身心俱獲清涼亦表佛法如是廣大  
經營一殿閱歷十年旣多易失之時幸此難逢之便  
歲豐人樂何殊舍衛之城天作地藏恰容師子之座  
願開施藏用侈福林

天童起門樓疏

自有茲山以來皆爲有道者建立宏智慈航二大

老益壯其居浙右萊林遂稱第一

太白峯前菩提場裏有樓閣重樓之盛壯深山大澤  
之居落落規模曾經二老之手言言門闥未稱大方  
之家巍然千佛之尊嚶彼小星之散大新輪奐用移  
萊林更參奎壁之光高出雲山之右一塵一刹同游  
華嚴之都三沐三熏遙指信門而入莊嚴勝地回向  
福林

台州白蓮修造榜

雲山自昔有象駕之崢嶸蓮社至今無虎溪之寂寞  
初此摩雲之閣會于同志之人撫星斗於回廊散兩

花於四座人皆擅越何代而無宗雷法本心傳手  
不異衆可極一時之勝事後千古之福林想在知音  
母勞援手

延慶請講師茶湯榜

密雲蒼壁非關草木之森活火新泉不慣薑鹽之手  
聽松風於萬壑瑩秋水於雙瞳暎起斯文平章是事  
其人曾躋澤國韻薄吳夫揮魯陽之戈日返三舍抱  
荆山之玉價重一時先師之道當隨嗣子以東流四  
明之人共約鄰翁而西望無煩固拒敬肅來儀  
法唯一味非謂甘蔗蒲萄之倫樂已九成故有清廟

猗那之奏，敬致懇懃之供，無嫌寂寞之濱，千載吾廬。  
一朝勝事，某人已除諸病，如善見藥，特現於世，如優  
曇花早差，諸老之肩，晚負千鈞之寄，掃空文字，共觀  
如意之橫飛，振起規模，會有後生之驚倒，既垂然諾，  
即賜寵光。

天童修三門榜卷序

伏見三門重閣，多歷年所，中安銅鑄千如來，分列  
兩序，如星散之居。

壽皇聖帝親灑宸翰，為茲山無窮之賜，二事極古  
今之盛，閣有不勝其載之憂，今欲剏為七間，下闕。

三門上安千佛，大侈名山之榜，以極尊崇。泥上方傑閣飛樓，有首尾重輕之舉，敬慕十方，檀越發大道心，或一力圓成，或衆手畢舉，出自誠意，裝嚴福報，無有盡時。

千巖萬壑，是爲龍象蹴踏之場。四海九州，知有雲漢。昭回之榜，樓觀凌空，而縹緲鼓鐘動地。以崢嶸木末層簷，首壓衆山之根，抵門前清鏡，則看倒影之浮圖。遂令像設之尊，亦有寂寥之歎。願從檀施，益後規模。在彌勒一彈指間，入善財不思議處。轉欄干之十二，無盡重重列，賢劫之一千。孤明歷歷用巖。



睿筭永福斯民

臨安府孔雀園起寺榜

故園草木入盡知名梵苑樓臺天將命我爲善知識  
四事之供乏給孤獨千金之資左湖右山冠一時之  
勝踐朝鐘暮鼓成百世之叢林下以慰都人之心上  
以祝吾君之壽願言若此報施昭然

啓重明節疏

五百歲聖人間生慶逢嘉運三千年河清可俟無盛  
斯時敬宣薄伽梵之文恭効華封人之祝恭願  
父堯子舜有嵩呼萬歲之聲地久天長復禹貢九州

之士

湖西崇教鑄鐘疏

寺在湖陰，居連屋角，所貴一時之鐘梵，得依百歲之象龍，竟易深禪，豈無密相，方萬籟沉沉之夕，乏洪鐘隱隱之傳散，以脩廊屹然，函丈成叢林之具體，在檀施之興，隣鼓角聲中，會振驚於魑魅，水雲影裏，當號令於人天，凡所見聞，悉蒙斯利。

資壽修造疏

異時鐘磬之音，忽聞地下，自是象龍之宅始破，天荒關清風三百間，聚白足五千指，摧頽歲月，歎息規模。

適逢大有之年，會有重興之理。木章竹箇當自成於一家，秋菊春蘭長無絕於終古。

江北妙應院塑佛疏

負北郊而抑招提，幾年無佛主。南山而為綱紀，八世傳燈既成。黃面老子之全軀，猶欠金色頭陀之一衆。雖有為功德，堪作智山法芽，而無相法身不離泥龕塑像。願言印可，會放光明。

接待募緣疏

暫止化城中，分四十里之遠徑。登寶所，作禮二千年之師。愍此水雲來往之流，豈無檀施咄嗟之助。得負

郭田二頃其利無窮適莽蒼者三餐誠知所自廣開  
心地回向福林

智門請宣和尚山門疏

道固不遠德雲近在別峯事非偶然優曇復現斯世  
瞻山林之勝踐有香火之仁祠切比龍家宜要象駕  
其人連城白壁鎮海明珠聲前得活祖之機向後笑  
諸方之拙善刀已久袖手何須自信如北溟之鯨不  
求速化歸來若丁令之鶴夫復何疑大震雷音以光  
叢社

月波請輪老諸山疏

天台已降指四明，為的傳大江之南推正悟，為雄辯  
公其嗣子誰復異詞。其人慧解河傾，聲名玉潔，慨斯  
教衰微之久，奮吾心發趣之宗。修太老之園林，月波  
萬頃，護六龍之翰墨，星斗一天。未震苦端之雷，已盈  
戶外之屨。主人之意，唯在師嚴而道尊，公議所歸，莫  
不雲從而霧集。願迂闊步，允副勲誠。

月波化供水陸疏

路入林端，是中有阿蘭若。月橫波面，夜深疑小金山。  
屬丞相之新儀，超法界之檀施。大彰感應，契九聖之  
心源。儻在見聞，獲人天之福報。

文字爲宗道既在東家之丘世難隱西山之亮雖曰  
白蓮社後屢賦歸來政宜清玉軒中斬新拈出紫列  
祖去寒之焰振後生不競之風譚笑肯來何止九峯  
之一疏人天普集願同五嶽之三呼慈蔭藹然法門  
幸甚

結界

以太圓覺爲伽藍歷三災而不壞將此身心奉塵刹  
惟四明之有宗故百千三昧儘可傳家而一十七代  
未嘗結界法當末運何妨扶律談常時屆深秋准擬  
標方唱相水只圖於趣海錦不厭於添花其如事用

亦  
之浩繁，不免檀門之造請，成功之後，蔡文彩於他山，  
祝聖之餘，萃生靈於彼岸。

伏錫山開田朱柱燈油

千峯萬峰真列聖，古仙之宅十里五里爲異禽靈草。  
所都儼然寶坊中，有勝殿須彌無盡燈柱千葉盧舍。  
那尊坐足本嚴饗頭末了，太庾嶺頭無眼功德更爲。  
點開百丈老子第二義門，何妨說破直須掉臂會遇。  
知音。

橘洲文集卷第十

記序

柔克齋記

余會前琴川令曾公於江臯蘭若相即逾月視其人  
觀其文詰其爲政實英發也方其年少氣盛重以絕  
人之資不顧其身不憚大吏以古京兆馮翊之手而  
作一邑人得以爲奇貨而媚嫉其先公用是得禍十  
年扃戶讀其父祖書太夫人髮垂垂思欲見其橫翔  
一出語此輒廢食兄弟相勉而爲此行僧窻寂寥官  
潮時一振撼公輒痛飲酣詠與潮相答畧不見其憤



漚無聊不平意抵掌談笑皆古今得喪成敗出入經  
子史百家坐誦行吟絕出人意至論修身治世則誦  
洪範沉潜剛克高明柔克之旨欣然喜曰吾將以柔  
克名吾齋子爲我旣其說余曰諾夫剛柔相濟此聖  
人用中之道也沉潜則柔其剛以勝之剛非外來亦  
沉潜所固有而吾所謂中者實聖人發之高明亦然  
如世精金沉潜高明二体畢具所謂百煉剛透指柔  
亦豈外得哉老聃謂柔弱勝剛強蓋自發其道非  
治世之具也今公高明以能自沉潜之剛柔更資如  
目足並用予將見其以斯道濟斯世造物報之其可辭

清廕堂記

清廕即予便齋深可數室廣才一室有餘南依豐氏之隣隣皆脩竹因置短屏開明窓以延致之竹君脩然如跂如慕如揖如訢而日與接予則陳几研列琴書客至清談客去則與書爲友取山谷借景亭之語大書而扁之所謂東西開軒廕清越者也予年雖未及壯無一日千里之質有父兄之命將薄宦於南不以此時酌古今於宵中置事物於度外則爲一世塵土人矣復何望哉若夫嗜好之移人則如浸潤膚受不覺而入雖聖門諸子猶不免於出見紛華盛麗之

患况庸庸常人哉獨顏子陋巷簞瓢若固自有樂之終身不厭無它有聖道爲之依歸故也吾嘗夢想於是若先師者在昔固未有彼諸子者亦豈易得哉下而至於漢唐及國朝以來老師宿儒其人云亡其道固在其事業文章猶布之方策余將擇勝已者相與求諸寂寞之域放之於廣大寬閑之鄉以足於予心以赦予不學之咎雖清廕屋陋亦得無媿頽不偉歟書以爲記

流止菴記

素師記欽師曰乘流而行遇徑即止覺禪摘其語以

流止名菴屬予記之予曰古人自知甚明子以知人如衡石誠懸而著蔡誠陳也授受之際將心相示心既昭徹身亦俱融孤雲行巖端若目擊大醫有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則乘流遇徑之辭蓋發於是自少室懸記以迄于今後世聞道益踈師弟子者有媿深知彼已之論覺禪訪道吳楚栖遲震徑蓋十年晚來都城視車轂如流即吾心而止類古有方者謂之無聞可乎方將侈大其居不蓄莖齏不儲粒粟使憧憧往來饜飽而去則吾流止之義豈不壯哉

自菴記

有道人頽然廣穎豐下訪予北山之陰予心恍然曰  
此三十年江海龍象胡爲而至此問之知其自雪菴  
法窟中來耳其言則曰古以菴名識其得也故人得  
以宗之後世不師其心而師其迹非吾所謂善學小  
子不敏有以自菴具之詞不能蟠然改曰是識吾學  
也願授一言而佩之予曰子思不云乎自誠明謂之  
性自明誠謂之教此孔子之自也肇公曰會萬物爲  
自己者其惟聖人乎此教乘之自也三語如倒食蔗  
蔗非不甘也然嗜蔗皆兒曹惟大人者則能甘苦俱  
忘當如熬山雪中最後垂示然後操尺筆以禦大敵

非過也。其言曰：唱教一須從自己，膏襟流出，蓋天蓋地，始得自菴之義於此，終焉道人名，無爲世爲京華人。年月日，橘洲記。

涪城祇陀院種松記

祇陀，繼徽住山，之明年，手種松三千本。山巔水涯，道轉石缺，與夫陰崖，陽谷，荆榛狐兔之聚，無不徧滿。初若鎖細，與草木黃殞，不自知其歲寒也。至是，則青青如稻畦，風露之朝，香氣襲人。自今，龍蛇百圍，蓋可坐而致也。微涕洟，語予曰：吾先子脫屣世故，業淨方於此手，築大士之室，與今尊者巖皆躬畚鍤焉。嘗自誓。

佛前曰某之子舍家而南矣願即聞道於善知識歸  
以度吾身不幸微未及還而先子墓道之木拱矣微  
不肖器甚下晚自湖南江西法窟中來旣涉浙滬以  
不見大慧老人爲深憾猶幸見其二三子微亦知之  
矣又不幸不得以所聞報吾親獨齎恨於無窮微何  
人敢言住山種松即吾事也與西山東嶺事例特異  
子吾季父行也爲我記之予曰然即識其言以爲種  
松記

送燈老序

予少執經吾石牛時亮公爲同門友亮即燈之伯氏

也既壯出蜀會通公於九江同謁太慧老人自宛陵涉浙東四五年爲同參友通即燈之師氏也予既白首往來都城會燈於仙林訪問生死予復喜通之有子一日謂予曰燈以母老不可無歸嘗以睦菴自名蓋取陳睦州織蒲養母之義子序以送我予曰世人不知佛者之爲至養久矣方辛苦求道志在其親逮餘波及久人知樂道不倦則父子兄弟豈復有背道之患故穎考叔之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燈之謂乎余以其愛親之心知其聞道甚至兩據大利而亦以是教人正藁林灰寒之秋而



故山猶甚，子歸以斯道重，余切有望焉。

送空上人之京口序

先大慧未壯齡，已能從李商老、徐師川、張無盡諸公游，得道以還，平生所聞似虎插翼，遭世中變，二家學者尚爾，蘄然伊洛諸儒亦登晦堂昭默之門，雖不旋踵，叛去然亦假手於我，以張吾軍也。我復何憾道喪，既以天亦嗇斯文而闕之，申包胥有云：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是天地之間，大公不可廢也。予晚學太慧時，千五百衆中，俊傑如林，一時士大夫有，如李漢老、曾夫游、張子韶輩，皆北面受道，龍象隱沒，切空無

又吾意先師之靈當爲少林踴躍一出使後世竊據  
師位貪冒寵榮者縮頸入地佛祖在上豈終違吾言  
乎空禪生古歙州歙所產皆山川之英士亦以此重  
空耿介而性嫉邪與其人游知其有無輒麾去不顧  
亦近世一奇衲今不遠千里問津故人吾聞有大居  
士真老龐季孟間人一嘆西江猶有餘地子行爲我  
致意近來北固吞却浮玉居士知之乎

道人朱氏法華淨業

始余東歸過所謂羅睺羅道場者至起信堂有比丘  
語余曰寺有勝事子知之不余顧堂下四檜曰得非

歲寒面目無恙乎比丘曰不然引余登懺摩之堂發  
一函視之即刺繡妙蓮華七軸也余方合十指爪嘆  
未曾有比丘曰此薛君之室道人朱氏法名如一之  
所作也朱即欽承 皇后淵聖中宮兩世之姪也自  
歸於薛厥世如塵泥年二十餘即告其夫清淨自適  
道裝素服潔齋如也嘗以黃絹命經生書是經手以  
碧茸繡其上線蹊鍼孔去來綿密無有間斷如筆旣  
訖如墨新乾閱十二年而後有成復繡彌陀觀音無  
異繪畫自經首題敬致八萬四千拜凡一句一字率  
皆唱禮者三法華之文幾數萬言三月而能背誦閱

華嚴般若楞嚴圓覺亦復翻水千偈餘經可知嘗錄  
木爲圖勸人誦阿彌陀摩窠屢書滿十萬聲而止所  
化之數僅十二萬人道人則旦旦誦之莫夜扣之無  
一毫墮意尤喜禪寂結廬於墓一室事佛一室晏坐  
一室經書一婢供齋蔬與同甘苦雖烈丈夫有所不  
能堪也今年春盡易故奩具爲三日會會道俗以萬  
計飯千苾芻爲寶幢貯法華同念佛人姓名迎歸于  
寺城內外觀動傾士夫之室莫不聳觀十二月以微  
疾命醫醫以丹砂進道人竟不起臨瞑自時再起跏  
趺薛君曰吾家無是法也請就寢後事即如儀道人

右脇而終年三十有七實紹熙四年十二月十日會比丘語爲之慨然比丘屬余識其事爲來世勸敬書以贊之贊曰道人之身春容月影耳以靈山最後之旨回向淨土其鐵心石腸耶吾知其於世間不復來矣老龐曰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斯言其有旨哉

盧氏祠堂記

宣義盧君粹於德者也事親孝事佛嚴甚一子爲比丘叔世龍象君貲鉅萬自奉養甚薄施於人極豐族黨鄉閭皆稱其友悌室有懿行故能成其賢子比丘問道於白道濟師嗣主其席嘗白其親曰茲山行道

之所學者雲委歲以食不足爲憂得百金爲塗吾事  
濟矣君首肯其說即於縣之承恩鄉地名清峯得片  
鹵之地橫海千丈塿而爲塘魚龍逡巡不敢正視自  
紹興至淳熙閱歷一世克成厥功君捐錢萬緡子比  
丘與其徒希道出力相輔助爲田若干頃得穀若干  
石成之明年置莊一區入牛腴肥耒耨堅好穀餘於  
廩飯香於甑如淨名之鉢饜飽無量如釋梵住處自  
然化成一舉而二嚴實君之功而子比丘勸請之力  
其心實愛其親之心而然也子柳子曰佛書有大報  
恩七篇其爲心與孝經合意言孝子之事父母欲其

常與道俱脫其親未能必思所以升濟之術所謂遵  
豆以享之鐘鼓以祝之其間得失重輕我雖不言必  
有能較之者住山某繪君之像而祠事之今住山某  
求余文而識其事皆可書也君諱某字某世爲寧海  
桑洲人妻金氏亦巨家子比丘名子暉傳天台宗賜  
號本空圓淨君閱兩大藏誦法華至九千部金氏亦  
八千部所至佛事莫不唱從翁媪云

乳母戴氏墓志銘代史待制

乳母戴氏第九鄰人初歸李氏生一男既入吾家乳  
彌大越三年弟彌正生又乳之已而歸鄭氏生一女

一男年七十有九淳熙十三年正月辛卯卒明年十一月壬寅葬陽堂鄉下水陽山與之原從後夫兆乳母始生吾家家君太傅猶布衣生計蕭然先大人食糲衣敝仰事俯育備嘗艱苦有人所難堪者乳母侍左右恪勤不懈夜乳二子避乾就濡啼聲呱呱終昔無寧寐晨興左手更挾二子右手供灑掃百役至暮弗得息及家君登進士第得尉越之餘姚秩滿歸鄉彌大兄弟行名猶未立先夫人遽即世勤于施不獲其報每丁念之痛淪骨髓而乳母遂登高壽見家君位三事彌大入侍從彌正爲郎時節來視兄弟杯酒



相勸耳和目麗，輒欣然忘歸。或至累月，後竟卒於吾家。餘終盡禮，嗚呼！是庶幾可以無憾矣。銘曰：

前雖艱

後則榮

藏於斯

永妥寧

### 仗錫山佛記

徑雪竇而西，四十五里，皆層巒疊嶂，顛崖悍石，行人被榛莽，踏沮洳，踐蛇虺，登危陟險，始即山之趾焉。山斷溪橫，北岸林光溢目，而爲秀發，得非山靈以艱難險阻爲下方陳迹一掃，而刮絕之邪？不然，何齊魯一變其速如是？涉橋而北，下亭巋然大書，仗錫山而扁之。然後知其爲茲山發軔之始，自亭而上，歷十八折。

杉松會翳如在青羅步障中行至二十里雲一池靚  
深出牆陰才數十步武阜入門一殿橫放有寶蓮花  
師子座像如紫金山屹然當中即吾善逝盧舍那所  
謂種種光明遍照是也是花千葉一葉一釋迦是一  
釋迦復化千百億釋迦光明重重涉入無盡一花既  
爾衆花亦然一佛既爾多佛亦然此方既爾它方亦  
然此吾心地法門若佛若魔若情若無情若闡提若  
信心晝夜宣揚如我無異不待廣長舌相然後爲說  
也故我以一毛頭智量法界空此空於一毛頭非合  
非離非大非小空無自性而智在其中唯文殊普賢

飲光阿難左右後前實聞斯語若梵王帝釋未易立  
談也凡此尊像皆比丘蘊信發心爲之經營十年耶  
睨匠氏福德相好蒲慰心期然以無盡燈明不能與  
常光一尋相爲表裏行卜陂平地坡陀行也有若華  
山桃林之墟即墾而爲田考室一區命一人主之且  
耕且耘所入之禾悉辦一歲膏油之費於是夜天星  
象內外粲然茲山可磨則信之功亦可磨也余嘗備  
汛掃信有力於余後八年余有親憂萬里西歸信亦  
從是去矣於戲百里奚虞人也虞不能用意其去父  
母之國必遲遲其行秦繆公用之一日而羈士之過

不遇蓋繫邦家之幸之不幸也可不念哉今住山怡  
雲平公後一代於余當握手時未嘗不道此為深恨  
信今老矣於雪竇尤有深功以此記屬余固其宿昔  
之願余重感軫故為書之信奉化人姓某氏得業於天  
王禪院行峻潔而其心泊然身無完衣嗜佛事如嗜  
昌歎羊棗人莫知其然也既耄而志不凋落益可尚云

仗錫山無盡燈記

院故有殿二一居千葉盧舍那飲光慶喜侍文殊普  
賢釋梵二天在右之此新像設也一置大寶藏運轉  
五千餘卷之書神龍糾纏鬼物森護行道之所容半

千足圍繞二殿言言可知也。祖堂一此余徙置殿西  
廡者僧堂一此余住山新創者內外踟躕坐千五百  
指寬深亢爽不撓道意燕客溷浴與棲老病之堂四  
執事及燕退之房二共爲燈若干椀無盡燈四燦如  
夜天星宿盛哉燈明也。舊以知藏知殿知浴僧終歲  
行乞于外猶苦不足嘗命之爲艱監院僧蘊信一朝  
奮然不詢于友朋不謀於耆龜獨與一筇潛行山谷  
跡地之可稼者去院十里次今陂平萬峯屏間一坡  
如焉盤回欲下而谿飲者草木新霽如旣溼之髮十  
膏如酥得之若天成即從人貸四十萬錢裹糧百里

外縛茅茨具畚鍤築塘五爲田若干畝經始於乾道  
戊子畢工於癸巳所種之秫先易麻升斛以出油外  
餘以供田事所歲豐凶取其羨以歸常住求以爲則  
此信之心與才力一見於此也佛之法徧天下猶一  
氣之在天地也其官廬與其人亦徧天下猶一氣之  
萌動而芽孽華實隨所感然也通都大邑佳林勝踐  
賢聖出沒龍虎變化之地使果爲材智者用之如王  
良造父御六轡而馳九達之塗一日千里不難也苟  
無入之地用之而後爲難故信能用之實吾廬之通  
材也信不爲人用久矣而用之於佛用之於田茲善

用材者前所謂佛菩薩一出信之手侍御王公爲記  
之。余來茲閱三暑寒信實佐余始終甘苦與余同之  
信有功也余得以書之以詔於將來使學道之人如  
信之無一日虛棄之功又有實證豈復見今日叔世  
之患也切有感云

祭雪林彦老

嗚呼雪林魁岸奇傑它山之雲膚寸吳越心期太方  
道配前哲昔聞黃龍怒噴其血寂寥雲仍幾致角折  
吾能起家日電光掣甲視諸方跂跂挈挈山林城市  
如劍一快握手謂予非子奚說歲寒之交無翁翁熱

我雖心語公以意決云胡一燈捨我而滅霜餘木枯  
乳竇巉絕撫公不應涕淚嗚噎一香薦誠求以爲訣

龕銘

余幼學道若涉大海而無津涯中遇司南之車知所  
趨向晚觸涸湫逆折萬變然後一登休歇之場吾大  
慧先師之力也幼始知學從先生授五經習爲章句  
自少多病父母許以出家遂投本郡德山院僧某爲  
師師賢而能教其徒俾從一時經論老師游聽楞嚴  
圓覺起信越五歲舍去依成都昭覺徹菴白水菴  
拏包南來從先大慧於育王徑山晚見東林卍菴蔣



山應菴辛苦艱難始畢平生之願世緣未盡被入推出以長老名初領四明杖錫山晚爲葬親而歸住無爲禪刹憂患一世間遊戲翰墨海人便謂其以文詞鳴是未知我者今年六十九矣示疾而化嗚呼人孰不死死而不亡者聖賢也學佛而至如來大寂滅海學聖人而至芟莫兩楹之秋是真不負所學矣夫生死也夢幻也世人以爲虛妄不實殊不知此吾廣大寂滅不動不變第一義諦心祖師以爲面自見在余嘗於傳燈七佛偈下略發明之余即寶曇字少雲俗許氏蜀之嘉定府龍游符文人沒於慶元三年四月

二十六日臨行不能饒舌終之以言曰放下便穩  
辭世頌

平生灑灑落落末後哆哆啞啞殷勤覓一把火莫教辜負澄波

今日困甚今夜定行什宣弟珍重珍重

右板元存徑山燬於癸巳之火咸淳改元歲在乙丑化城石橋塔院重刊印行

橘洲文集卷第十

橘洲文集十卷南宋釋寶曇撰日本佚存書目著錄蓋中土久  
佚之藉也寶曇字少雲俗氏許蜀之嘉寧龍游人幼習章句業已  
而奔走遊方外住四明松陽山歸蜀葬親住無為寺後復來明  
史浩頗重之為築橘洲工文詞卒于慶元三年（一九七）四月二  
十六日見集中自銘寵志其事跡見羅瀆寶慶四明志卷九他  
書多未詳屬鶚字詩紀事卷九三撮妙行寺志係其題陀接待  
院七絕一首於寶曇外全一字蓋亦不詳其人也寶曇雖釋子然  
雅慕東坡山谷詩文即規撫兩家筆意簡古厠諸南宋諸  
名家中可亂楮葉兩文遊就集中考之史魏公史浩也楊郡王  
楊存中也王公明樞密王炎也魏南夫丞相魏杞也范石湖范  
成大也汪仲嘉尚書汪大猷也樓攻媿尚書樓鑰也吳明可給  
事吳芾也陸務觀亦中陸游也袁和叔袁燮也黃待制元吉黃裳  
也李仁甫李燾也李文授李光弼之孟傳也李知幾太博李石也張欽

夫張斌也史同叔史弥遠也固叔弥遠之弟弥堅也曾知開曾觀也孫季和知縣孫應時也王性之子仲言倅公王徑之子明清也張

功父寺簿張鑑也皆一時名公鉅卿其名字稍晦而可考知者

尚有張漢卿左藏張良臣字武子一字漢卿呂澤父呂官之字澤父成都人

吳知府仲登名津吳華之子劉英叔名望之成都人紹興廿一年進士官終秘書正字樓與善寺丞名

潘文叔名時字德鄰字

此書刊於嘉定改元(一一三〇)見卷首釋墨觀序板存徑山燬於紹定

六年癸巳(一一三三)之火王咸淳改元(一一六五)化城石橋塔院重刊見

卷末識語此乃日本元祿十一年(一六六八)當清康熙廿四年織田重兵

衛刊本意猶略存原槧面目六三年予預廿四史點勘之役入都携

在行笈值鄧恭三廣銘編宗人文集篇目索引假以入錄頃發篋

重睹羨老而織之俾後人得之知為佚籍加愛護焉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甘鴉羅繼祖并記于解放大路石